

四幕话剧

于无声处

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演出本

宗福先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于 无 声 处

四 幕 话 剧

宗 福 先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125 插页 4 字数 36,000

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,000 册

书号: 8078·3098 定价: 0.22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九七六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备受迫害的老干部梅林和儿子欧阳平赴京路经上海，来到昔日战友何是非的家中。谁知这个何是非为了个人的官禄，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不惜写假旁证，把战争年代的救命恩人梅林诬陷为叛徒。何是非的女儿何芸是公安人员，正在奉命侦缉一个散发天安门广场革命诗抄的“现行反革命”，这名“罪犯”不是别人，正是何芸等待了九年，而至今仍热恋着的情人欧阳平。戏从梅林和欧阳平来到何家开始，通过梅林和何是非两家人的复杂关系，把当时中国人民在政治生活、家庭生活与爱情生活中所经历的严重斗争和考验，有血有泪地表现了出来，热情歌颂了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与“四人帮”斗争的时代英雄。

写在《于无声处》发表的时候

宗 福 先

一九七六年那个令人难忘的清明节的第二天，我偶然地遇见了一个刚从北京来、路过上海的陌生的朋友。从他嘴里我才知道这些天在天安门广场上，首都人民为周总理举行了世界上最庄严、最圣洁的祭奠。他为我展示出一幅悲壮、雄伟的画面：花圈成山人似海，黑纱遍地泪如雨。这个消息对于我是陌生的，可这种情感、这种气氛，对于我却是熟悉的！听着听着，我热泪盈眶……

我们站在北站旅馆的大厅里。他全然不顾周围川流不息的人群，直呼其名地诅咒那几个“狗男女”，咬牙切齿地痛骂当时的《文汇报》。他说：“这次有人说我是‘跳出来了’，是的，有人反周总理我就非‘跳’不可！我是准备豁出命来干了。这是我拿自己都没办法的事。而且，看来这次是要流点血了……”当时，他和我都还不知道，由于“四人帮”的残酷镇压，这样的流血事件，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发生了……

他知道我想学习创作，临分手时说：“现在不是写东西的时候，可是你要加倍地注意观察。越是在这种时候，各种人的真实面目也就暴露得越充分，你把他们全都记下来，将来总有一天会用得着的！”

就在他离开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晚上，“四人帮”把他以及千千万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挥泪悼念总理，洒血讨伐奸雄的群众统统定为了“反革命”、“暴徒”。

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。

在“四人帮”制造的白色恐怖下，在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，在一片沉默之中，我怀念着远方那个连地址也没留下的朋友，反复回忆着他那几句朴实简单的话，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言：“沉默呵，沉默呵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！”

终于，中国的大地上响起了十月的惊雷！

那几天，走在欢腾的游行队伍里，站在欣喜若狂的人海之中，我深切地体会到：人民不会永远沉默！人民是总归要胜利的！

这还就是我写《于无声处》的最初的所谓创作冲动。

我想试着写一写我周围的、我所接触过的、我所听到过的那些人，朋友、亲戚、同学、同志，他们在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的意志、愿望、思想、感情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每个人的心里，在每一个家庭里都掀起了怎样的风暴啊！确实，它洗净了革命者的灵魂，也冲去了各类小丑脸上的油彩。生活中有那种经受了非人的折磨、被“四人帮”开除了党籍以后，仍然对党抱有坚定信念的老干部，也有为了保官、保命不惜叛卖自己亲人的败类；有一些人被迫可怕地折磨自己，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自己对现实的愤懑，也有一些软弱的人从斗争中锻炼得勇敢坚强……不论是几十年的患难夫妻，还是青梅竹马的对对恋人，人们的信仰，人们的道德，人们的思想，人们的感情，一切的一切，

全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。有的人在考验中堕落，更多的人在考验中觉醒和成长。

我是多么想用自己幼稚、笨拙的笔把这一切统统写出来啊！

粉碎了“四人帮”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后，我这个青年工人才有机会读到许许多多老前辈们优秀的文学作品，从中汲取营养。特别是学习了曹禺同志的剧作之后，我一直向往着能不能象小学生写描红簿一样，试着学学他的创作手法：利用人物、时间、地点的凝练和集中来细致、深入地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冲突，通过家庭矛盾这个侧面来反映丰富、深刻的社会矛盾。

于是，我写出了这篇习作《于无声处》。

从初稿出来一直到排练、演出、再修改，得到了各方面领导、老师和同志们的关怀、扶持、鼓励、帮助。这个戏是集体力量的结晶。我想，只有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业余作者，才能得到如此众多而巨大的“外援”，迅速地成长起来。这一切，我将永远铭记在心。

剧本现在还有许多毛病。例如：有的人物形象还不够鲜明，准确，甚至还有较大的矛盾；概念化的、带有帮腔帮味的东西还时有出现；结构上没有做到有张有弛，该松的地方松不下来，该紧的地方就紧不上去，平了；有些地方人物上下场太多太碎、且不合理；第四幕戏散了、乱了……这些都还有待于在各方面老师、同志们的帮助下，在实践中认真修改。发表这个很不成熟的演出本的目的，也就是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，努力把这把投向“四人帮”的匕首磨得更快更

亮！这是我的心愿。

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严肃地给我“敲木鱼”、“泼冷水”，要我力戒骄傲的同志们。确实，在我初学步的时候，不仅需要老师们在艺术上的搀扶，更需要政治思想上的关怀、爱护。今后的路还长，我一定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，踏踏实实地往前走，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：“我们总要努力，我们总要拼命向前！”

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日

出 场 人 物

刘秀英——女，五十二岁，何是非之妻，退休的小学教师。

何是非——男，六十岁，某进出口公司革委会主任。

何 为——男，三十四岁，何是非的儿子，某医院外科医生。

何 芸——女，三十岁，何是非的女儿，市公安局干部。

欧阳平——男，三十一岁，北京郊区某小吃店服务员，何芸过去的朋友。

梅 林——女，五十八岁，遣散回乡的老干部，欧阳平的母亲。

时 间 和 地 点

第一幕 一九七六年夏初的一个上午。何是非家的客厅里。

第二幕 当天下午四时。景同第一幕。

第三幕 当天下午五时。景同第一幕。

第四幕 紧接前幕。景同第一幕。

第 一 幕

〔一九七六年初夏那些几乎令人窒息的日子里，一个闷热的上午。

〔何是非家的客厅里。

〔这是一个独幢的花园楼房。房间里布置得略显豪华而又不俗气。有长沙发、大书柜、钢琴、落地风扇及其他布置得体的家具。舞台左侧有楼梯通往楼上。楼梯前是一条走廊，通往何芸的房间。舞台右侧有一扇门，通何为的卧室。前方也有一扇门，通往厨房。舞台正中是大玻璃门，通向外面花园。

〔正是江南“梅雨”季节。连日的阴雨，今天好不容易才住了一会儿。但重重迭迭的浓云依然把天空堵了个严严实实。屋里蒸热难熬。

〔幕启，钟声打十点。

〔刘秀英打开玻璃门，外面传来知了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叫声。刘秀英是个小学教师，一辈子都在用简单、朴素的语言教导孩子们要学好，要做个正直的人。她自己，也就是这样一个好人，忠厚、老实、心地善良，从来不会说谎。她性格软弱、温顺，特别对何是非从来都是百依百顺。她爱何是非，崇敬何是

非。但是，近年来她却时常会一个人发呆，有时说些谁也听不懂的疯话，并且动不动就哭。问她，她什么也不说。谁也猜不出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。大家都认为她有点精神失常了。终于她因病提前退休了。她本来就是是个不爱说话的人，现在变得更是沉默寡言了，默默地在这几十平方米的小天地里转着，为丈夫和子女操持家务。

〔现在，她听完了沉重的钟声，又呆住了。〕

〔楼梯响了。〕

〔下楼的是何是非。他比刘秀英大八岁，但看上去比她年轻多了。乌黑的头发，红润的脸膛，精神饱满，一望而知保养得极好。他身材适中，微微有些“发福”。举止稳重矜持，说话细声慢气又很自信，显然是个知道自己身份的人。解放前他是外国洋行里的小职员，生了肺病被一脚踢出。多亏他的邻居，一个地下党负责人的接济，他才治好了病。从此他开始靠拢党，一九四九年初入了党。解放后，一直在外贸系统工作。〕

〔此刻他拿着一瓶贵州茅台和一瓶金奖白兰地下楼了。〕

何是非 秀英！……又发呆了。唉，家里现在是多顺心的日子嘞，就是你……

〔刘秀英呆然不语。〕

何是非 秀英，这两年你心里到底有点什么不痛快？告诉我嘛！这辈子，多苦多难的日子咱们俩都一块儿过来了，今天，你还有什么心事不能跟我说呢？

〔刘秀英十分惊恐。

何是非 (长叹一声)孩子们呢?

〔刘秀英摇摇头。

何是非 (向走廊)小芸! 小芸!

〔无人应声。

何是非 又跑出去了? 她的事她自己倒袖子一甩, 什么都不管, ——大为! 大为!

〔何为从自己屋里出来。他是个外科医生, 曾被认为是个有希望的青年, 但现在他却变得懒懒散散, 几乎对什么事都认真不起来了。此刻, 他的衣衫下摆半边塞在裤子里, 半边吊在外头, 一手捧着书本, 一手拿着把大蒲扇, 穿着拖鞋踢踢沓沓地晃了出来。

何 为 爸爸。

何是非 (讽刺地)大少爷, 你也动弹动弹, 别净看着你妈一个人忙。

刘秀英 他有病, 让他歇着吧, 我来。

何是非 你就别向着他了, 过去你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蛮严格的嘛! ——有病? 什么病? 思想上的病! 对革命事业消极怠工! 外头火热的阶级斗争不去参加, 成天晃晃悠悠, 什么正经事也不干!

何 为 (晃着手里的书)我正在研究我们伟大的文艺旗手推荐的世界名著:《飘》, 这可是最正经、最最正经, 最最最正经的大事!

何是非 (怒)你——

〔何为懒懒地打了个哈欠。

何是非 (对刘秀英)你去准备饭菜吧, 都十点多了, 再磨蹭

客人就来了！(上了楼梯又回过身来，对何为)你好好看看你自己，还有点革命青年的样子吗？！（上楼）
（何为往长沙发上一躺，捧起了书看着。

（楼上传来何是非的声音：“秀英，秀英！”

刘秀英 啊！

（楼上传来何是非的声音：“的确良白桌布你搁哪儿啦？”

刘秀英 大衣柜左边下头。（走近何为）大为，别躺这儿，回头你爸爸又该发脾气了。

何 为 发脾气也活该，谁叫他生了我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呢？

刘秀英 大为，你妹妹今天来的这个朋友，人好不好？

何 为 妈，您这话问了我足有二十遍了！我告诉您了，根据报纸上官方介绍，他是天底下头等大好人，浑身上下毫无缺点，连肚脐眼都没有。

刘秀英 不知道他老实不老实？

何 为 老实！老实极了！是上海文攻武卫的这个（伸大拇指），专管抓人杀人！

刘秀英 啊？！

何 为 不过，妈，您可千万别怕他，因为据说谁怕他谁就不是好人，好人都不怕他。爸爸瞧着他就挺顺眼嘛。哎，对了，这事你问爸爸去，这个女婿是他找来的。（翻身看书）

（何芸从走廊里上。这是一个长得十分漂亮，脾气温顺的姑娘。她的生活经历很简单，中学毕业后分到了农场，以后又调到市公安局。她的思想方法简单，幼稚，但是，她毕竟不是一个卑下的人，她不能无

视斗争的现实，在一九七六年那样严酷的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事实面前，她陷入深深的、不可解的矛盾之中。她在认真地思索，她在顽强地探求，但她还没有得出应有的最后的结论。今天，她更是心事重重，因为，她面临着生活道路上另一个重大的抉择。

何 为 你在里头？爸爸叫你你装蒜？

〔何芸不语。〕

何 为 （发现她眼圈有点红）大喜的日子怎么掉眼泪了？唉，未有抗婚志，空洒泪千滴。

何 芸 （怒）哥哥！

何 为 （也突然生了气）我要是你，就等欧阳，找欧阳，到处去找他，决不理那个唐有才！

刘秀英 小芸，我不准你理那个姓唐的！不准，不准！（使劲儿抓住何芸摇着）

何 芸 妈妈，你怎么了？（慌忙把刘秀英抱住，换到沙发上坐下）哥哥！你跟妈妈胡说了些什么？

何 为 我？替你夸了半天女婿。——哼，我才不管你们的闲事呢！瞧，《飘》，Gone with the wind，随风飘荡。（下）

何 芸 妈，您别听哥哥瞎说。

刘秀英 那个人不老实！

何 芸 那个人我也不认识，可爸爸说 he 好，大概，还可以吧。

刘秀英 不，你爸爸——他，他不会看人！

何 芸 妈妈，您又说胡话了，爸爸还能连个人都看不准？

刘秀英 孩子，你不懂啊！

〔何是非拿着桌布和一个小镜框下楼。

〔刘秀英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，慢慢地站起身来，呜咽着进了厨房。

何是非 小芸，你刚才到哪儿去了？（把小镜框放在书柜上，调整了一下角度，欣赏着，回过身来发现了何芸红红的眼睛，明白了，片刻）小芸，过来。

〔何芸顺从地和何是非一起在沙发上坐下。

何是非 今天唐有才来，你有什么想法？

何 芸 没有什么想法。

何是非 家里人这几年对你的事关心很不够啊。你哥哥这个人自私透顶，光顾自己，你妈呢，偏又得了神经病。当然，主要责任还在我……耽误了，拖到现在，你都三十了。

何 芸 爸爸，别说了。

何是非 （站起来把桌布铺好，突然回头问何芸）你是不是心里还有点扔不掉——欧阳平？

何 芸 爸爸！

〔何是非探究地注视着何芸，何芸把目光避开了。

何是非 是啊，你从小跟欧阳一块长大，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。我当初也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孩子。可是后来，他做得太没有良心了。

何 芸 （站起，胸脯激烈地起伏）爸爸，别说了！

何是非 该结束了！九年前，不是他无缘无故地把你扔了的吗？九年来，你到处打听他的下落，等他，找他，可他呢，居然忍心连一个字都不给你，石沉大海，

无影无踪……

〔何芸走到钢琴前坐下。〕

何是非 小芸，爸爸不是存心揭你的伤疤，这笔帐，该了结了！休将往事常思念，翦不断，理还乱。你干脆想想透吧。——至于说唐有才这个人，出身好，根子正，在路线斗争中嗅觉灵敏、立场坚定，听说，中央首长对他很器重的哩！

何 芸 可是，有人说……

何是非 社会上人多嘴杂，说什么的没有？他是上海民兵的负责人，专抓阶级斗争，社会上难免有些人对他恨之入骨。其实，历史上哪个法家不挨骂？这个人前途无量啊！这一点特别在今天，咱们应当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了！

何 芸 今天？不，爸爸，今天我是什么都糊涂了，什么都看不清了！爸爸，我一直想好好和你谈谈……

何是非 那好嘛！其实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，风云变幻的一九七六年啊，谁没经历过一番矛盾、痛苦的思想斗争呢？我相信，我们一定还能象过去一样，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。——可今天，你还是先见见唐有才，好吗？

〔何芸沉默不语。〕

何是非 小芸，爸爸总不会坑你一辈子，这你还不相信？

何 芸 相信，爸爸！

何是非 相信就好，当然，我也不勉强你，今天先认识认识，以后接触多了，就会互相了解的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再商量，好吗？

何 芸 (片刻)好吧。

(刘秀英拿着个篮子上。

何 芸 妈，我去。

何是非 还是让你妈去吧。——好好，我去，我也劳动劳动。
你们在家快点准备吧！(下)

何 芸 妈妈！——(突然搂住刘秀英)妈妈，你说，欧阳和梅伯母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

刘秀英 我老梦见，他们都死了，都死了！

何 芸 (恐怖地)妈妈！(伏在沙发上哭泣)

(刘秀英抽泣着进了厨房。

(片刻，何芸走到钢琴面前，下意识地弹了一个简单的乐曲，空中响起了九年前欧阳平轻柔的声音：“小芸，来，唱个咱们俩喜欢的《红梅赞》，我唱，你伴奏，好吗？”突然她坐下来弹起了《红梅赞》，在乐曲里，她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。

(欧阳平风尘仆仆地从中门提着两个旅行袋上。他黑黑瘦瘦的，两眼炯炯有神。这是一个饱经风雨的人，已经完全洗脱了身上的学生气。表面上他是一个很沉静的人，感情不大外露，但内心却永远燃烧着革命激情的烈火。他象石头一样的坚硬、顽强、实在。(听到那熟悉的、扣人心弦的、略微带了一点哀伤的乐曲声，他呆住了。望着小芸的背影，激动地听着。(何芸弹完了，精疲力尽地扑倒在钢琴上，钢琴痛苦地发出了一声轰鸣。

(欧阳平张了张嘴，但又紧紧地咬住了。他悄悄地，慌乱地朝门外退去……

〔何芸站了起来，“啪”地盖上了钢琴盖。

何 芸 结束了，永远结束了！（回过身来突然看见了欧阳平）啊？！

〔时间，空气，一切全都凝固了。

何 芸 是你？欧阳？

欧阳平 是我。

〔何芸忘情地扑上去，欧阳平急忙伸出一只手来，二人紧紧地握手，默默地相视。

欧阳平 我妈妈还在外头。

何 芸 梅伯母？

〔欧阳平转身出了中门。

何 芸 （不知所措地站了片刻，强使自己镇静下来）哥哥！
（也跟出中门）

〔何为从房间里出来，手里依然是那本书和那把大蒲扇。

何 为 （看了看钢琴）成天弹这个调，烦人哪！（坐在沙发上出神）

〔何芸、欧阳平搀着梅林从中门上。梅林还只有五十多岁，但看上去已经是风烛残年了，一头银丝，一脸皱纹，枯瘦的身子，连迈步都极困难了。但她却几乎永远在笑！她好动，爱说话，永远对生活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充足的信心。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打击，她都是那样安详、沉着、面不改色。人们常常会感到惊奇，这个瘦弱的身躯里，怎么容纳得了那么巨大的生命力？

〔何为听见脚步声赶紧往沙发上一横，把那本书捧起